

穿一个背心；冬天上身穿毛衣，腿上盖一层厚厚的毯子。我1987年去国，1995年第一次回国探亲，以至于以后每年两到三次回清华，直至去世前半年，父亲伏案著书似乎是家里一帧定格画面，说几十年不变绝不为过。孙儿女们回国探望祖父，印象最深的也是这样一帧图画。

我曾问过父亲，他为什么署名张三慧“编著”而非单一个干净利索的“著”字。他说全书的内容是前辈大师和当代同行们的创作结晶。他隶属世上为数不多（相对而言）的人群之一，能够相当深刻地理解和欣赏如此辉煌思想和实践，已实属幸运。“著”字实不敢当。

“文革”刚结束时，他曾写过一本物理学讲义。他一次诡秘地笑着跟我说，他在讲义里用了“奇妙”和“美丽”等字眼，由衷地赞叹物理学定律对世界精确的描述和预测。但当讲义送同行前辈征求意见时，这些词汇统统被删去了，他当时对此嗟叹不已，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讲物理时，都是这样的风采。三十年后，在他著的2009年版的《量子力学》一章的前言里，赫然写着“量子力学是一门奇妙的理论”。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耶？

我又想，比较“两弹一星”和成百万的学子，倘若父亲有选择的机会，说不定父亲依然选定教书匠的行当。

来世再牵手

——痛悼执中

○蓝蒲珍（1947 社会）

编者按：孙执中，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，1947年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，继续攻读社会学系研究生，1951年毕业后到北京辅仁大学任教，1952年教育部院系调整，转入天津师范学院（现河北大学）任教。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，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1992年被评为河北省管优秀专家，2000年2月转为“资深”省管优秀专家。2013年1月13日6时在天津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

孙执中、蓝蒲珍夫妇2007年8月于北京

执中，你曾经与我争论：谁先离世？我们都希望先走，我说：“我照顾了你一辈子，这事你得让我。”你说：“你先走

了，谁来照顾我？”如今你真的先走了。悲痛之下我安慰自己：这样倒也成全了我照顾你一生的心愿。

□ 怀念师友



清华大学社会系 1947 级全体毕业生与老师合影（摄于 1947 年 7 月 8 日）。第一排中间为系主任潘光旦教授；第二排左 2 为蓝蒲珍，左 4、5、6 依次为苏汝江教授、吴泽霖教授和吴景超教授，左 8 为袁方老师，右 1 为刘世海老师；第三排左 2 为孙执中，左 7 为费孝通老师

执中，从在西南联大与你相识、相恋，到如今我们已经以沫相濡牵手七十载，该怎么祭奠你呢？

从认识你那一天，你的才气就深深打动了，你是那么睿智机敏，能把《左传》倒背如流的人是一般人吗？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默背《英文字典》的人是一般人吗？我们在西南联大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，自由地呼吸民主的空气，那是真正以学生为本，以学术为本，以教学为本，以教师为本的大学。几载同窗我们走过了抗战的艰难岁月，当“八一五”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昆明，全市沸腾，万众欢呼，联大的同学们奔走相告，大家纷纷憧憬胜利后的安定幸福，几位相识的好友劝咱们趁着大家还聚在一起把婚事办了，咱们先征求了系主任潘光旦先生的意见，先生不仅赞成，还自愿当咱们的家长主婚，并负责请梅贻

琦校长当证婚人。1945 年 8 月 26 日，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在昆明联大附近一饭店举行，潘先生作为主婚人做了简短的致辞，其中有一句幽默的话：“你们是凭媒（与‘梅’同音）正（与‘证’同音）娶。”意指是由梅校长证婚，这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有此殊荣？

从西南联大到清华学习、工作的几年，铸就了你我一生的清华情结，母校给与我们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你我今生

最大的财富。

你在清华读研期间得到潘光旦先生、吴景超先生、费孝通先生、雷海宗先生等国家级大师的教诲。先生们博古通今、学贯中西、才华横溢，教我们治学、做人的道理。清华的传统是：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，不仅教授知识，还关心着学生的就业、婚姻、住房。我们的孩子出生时师母们像亲姥姥一样给孩子置备了许多衣物，尤其是潘师母还亲自煨了一锅鸡汤送来，因为时刻生活在关爱和呵护中，这一辈子只要想到清华就暖融融的。清华一流的管理水平，令我们离开母校多年依旧得到最大的关怀与帮助：70 年代末为了职称评定到清华外调，保管学生档案的办公室很快出示了授予你硕士学位的详细资料。为了写这篇文章，我需要 12 年前的一期《清华校友通讯》，打了一个电话后，第一时

间就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期刊，令我感动不已。你的清华情结更深：小儿子考上北大，你就一直念叨：“为什么不是清华？”清华的传统也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，当我们成为老师后，也像师长那样关爱自己的学生，记得你给每一个生了孩子的学生送一份衣物。

执中，这一生我担负起照顾你的任务，你很感恩，说自己是“感与惭并”。其实你在生活上没有任何要求，一辈子我都没有听你说过要求吃什么、穿什么，无论我做什么饭你总是一个劲儿说：“好吃，好吃极了，极好吃。”有时其实还没有吃到嘴。

执中，你一辈子做教师，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双重重担，我知道你有多努力，从无丝毫松懈，如今你应当知足：你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，他们中有的成为今日国内外学术界的骨干力量，有的已经主政一方，有的自己也已经桃李满天下……

执中，我们一次次经历政治运动，你每一次都是被冲击的对象，可你依然乐观，永远不改你那赤子痴心。“文革”后，你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工作着，因为你说“我们赶上了‘小平您好’的时代。”70年代末你看到了日本政府制订的“倍增计划”的日文原文，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文件对即将起飞的中国经济有多么重要，立即与他人合作翻译了日本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》一书，又先后写出了《日本“倍增计划”的编制方法和可借鉴的主要经验》等一系列文章，不仅论述了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形成的背景、重点和比例关系，还按照日本10年“倍增”的理论根据，分析了我国20年翻两番的政策措施与可能

性。这些著作呈送中央书记处和小平同志，为我国制定翻两番计划提供了宏观政策上的参考。这是你最感欣慰的时刻：终于甩开一切羁绊，有了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的机会。

执中，你一生不爱钱、不爱官，所有认识你的人有目共睹。因为敬佩你的为人，1994年内山完造先生同一批曾经侵华的老兵一起为刚成立的全国第一个“日本经济”专业捐赠一笔钱，你连碰都不碰那钱，让教学秘书小周接过捐款，然后全部用来建设了一个当时河北大学最先进的语音室。在金钱上一丝不沾，这就是你一生的操守。

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，你获得了巨大的荣誉，可是你对荣誉却看得很淡，你想的还是报效国家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你的每个提案都凝结着对国家深挚的爱，因为这些高质量的提案，你有机会跟李先念主席面对面共商国事，让你一偿以天下为己任的夙愿，为了主席那湖北乡音你是那么自豪。你愤怒地驳斥莱斯特·布朗《谁来养活中国》的谬论，并撰文《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吗》（《相知》1996年8期）。你在1997年3月第八届五次全国政协大会发言《节水灌溉与缓解北京市缺水的建议》（《光明日报》1997年4月22日）等等都受到高度重视。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心心念念要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已经实现。

执中，你的研究事业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，你关怀着的学生们都成长起来了，你深爱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，愿你的灵魂快慰、安息……

来世再牵手！